

分树了

甫跃辉

云南的冬天也是冬天。几阵风，几场雨，屋后的竹林似乎再没那么青翠欲滴，夜里听见竹子相互撞击取暖，嘎吱嘎吱，陡然觉得冷瑟瑟的。桃树、梨树、栎树、李树、柳树，纷纷脱光叶子，伸长光秃秃的枝干，扎入蓝得发白的天空。再过些时日，清早起来去往村外，只见大雾如牛奶般漫过小麦地。大雾散后，一簇簇小麦敷了一层白霜。颗颗粒粒，在温煦的初阳里闪烁。再往前走，会看见青菜、蚕豆、豌豆，也都敷了白霜。再看身边，水沟边的青草、路边的稻草垛、温热的猪粪堆，也都白着呢。太阳升得更高了，温煦地照拂着大地。朝东边山头望，柔嫩的太阳光使得山林灰蒙蒙的。连绵的山峦是那般静穆。

村长挨户通知，分树了！多少人家盼着这一天呢。我老早发现，家里柴楼后沿墙完全露出来了，曾经它被劈柴完全遮住的；柴楼堆放的干松枝也早早没了，楼面空空荡荡，踩上去东倒西歪——楼面空竹编的毯色铺成，毯色底稀稀地横了几根派不上大用场的松木，算是隔开了楼下的灶房。柴楼上脚步放得重些，灶房里就会下一场灰雨。灶房里一缺柴火，便爬楼梯到柴楼上拿，拿拿拿，刚进冬天，柴楼上只看得见两堆松毛了。那些松毛，是我妈上山“抓”回来的——松毛掉地上，得用九齿抓扒去抓。挑回来一担，烧掉一担，柴火没法不叫人发愁。

只能数着日子，等分树了。分树前好多天，村里会抽一拨人上山，圈出当年要砍的树，树全是松树，连在一起，成一片山坡，或一座小山头。树有大有小，价格也有高低。镰刀在树干齐胸高的地方削掉一块皮，露出一块白皮，写下歪歪扭扭排毛笔字，一排是树的编号，一排是价格：一元、两元、三元、五元、十元……十元以上的，是很大的树了。小树砍做柴火，大树不单有众多枝桠可以砍做柴火，主干还能当做盖新房的木材。新房不是那么容易盖的，许多人家都在一块砖一块瓦一根木头地蓄积着力量。那价高的树，自然格外抢手。

有一年，爸妈派我和弟弟到村长家抽签。黄昏里，我们围在村长家的院子。一共抽十来棵树。几百张纸条写好树的号码和价格，揉成团，塞在一个空纸箱里。村长摇一摇纸箱，我伸手进去抓出一个纸团，摊开来，叹了一口气；弟弟伸手进去，又抓出一个纸团，摊开来，又叹了一口气。轮替几次，弟弟高兴得要蹦起来。一棵十八块钱的树！

陡峭的土坡，松树几乎全没了。余下几十上百个树坑，如一只只挖掉眼珠的眼眶瞪着天空。唯剩下它仍旧立在半坡处。一棵孤零零的松树，枝干崔嵬，仰之弥高。我是在山坡脚下看到的它。我没想到那就是它，却不自觉地走向它。望见它也望见它背后的红土地背后的绿松林背后的白云朵朵。气喘吁吁走近了，手杵树干想要歇一歇，手掌抓到一片粘糊的松脂。“十八元”三个墨黑的字显现眼前……朝它举起斧子，斧子挥向树根，树根四周的土一点儿一点儿被刨开。树根虬结，鳞片老硬。斧头每斩断一根树根，树便叹息一声。忽然，树一阵颤抖，松针纷纷洒落。继续，继续，斩断剩下的根须，一根又一根。终于，树身又一阵颤抖，巨大的树冠如同黑重的雨云朝坡下飘坠。树倒了！倒了！听到喊声，坡下的人四散开，站定了回头看。轰隆——噗——呼出最后一口气，大树仰面倒在山坡，惊起一地埃尘。

要把树干和树枝运到大路，再拉回家，不是件容易的事。

那年，家里是请了手扶拖拉机的。拖拉机等在大道边，等着我们把拆卸好的松干松枝搬上拖斗，直到高高堆起如一座小山包，直到小山包包括摇欲坠眼看要垮塌，拖拉机师傅才拿出发动手柄，走到车头那儿，弯腰弓背地摇动。许久，拖拉机喷出一阵愤怒的黑烟，每一颗螺丝都在颤动。此时，若坐到柴堆顶上，随拖拉机下山，那是要一路看整条路整座山整片天醉酒一般发癫的。

寻常年景，担当运输重任的，是一辆由木头和竹板打造的两轮手推车。手推车两根扶手，扶手后系了一条宽宽的背带，一车能拉上千斤。拉车靠体力又靠技术，一不小心，会连人连

车连柴一块儿冲下山坡。有一年，手推车装满松柴进大院子，力道没控制好，一根扶手直撞向邻居家墙，嘭一声，几块土坯飞出去。拉车的，当然只能是我爸。我和弟弟在车后跟着。从山里回来一路下坡，小跑着才能跟上。

有一年，拉车的却不是我爸，是我妈。我爸到外地跑车，秋天没回来，冬天了没回来，村长通知各家分树了，我爸仍然没回来。

如果不要树，是可以让给别人家的。

我妈咬一咬牙，要！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我十来岁，奶奶七十多岁。奶奶和我妈，我和弟弟，两个女人两个男孩拽起手推车上山了。记得那年砍树处在“牌坊坡”，比往年的地方更要远一些。还好没大树。树砍倒后，立马被断成几截。奶奶和我妈又挑又扛，我和弟弟又拖又拉，松树们桀骜不驯放荡不羁。晨霜浓厚，草木蓊郁，每一脚踩下，枯黄草叶上的白霜都会款款啦啦响。鞋子湿了，冷到彻骨。松枝在地上滑动，犁开一沟一沟光亮的红土；路边丛生的解放草（紫茎泽兰）断裂后泼洒出苦涩的气息；细松枝被铁篱色（剑麻）勾住后弹回，刷中小腿，小腿飞速隆起形红的一道。——我发现路边有一棵倒伏的似乎枯干了的树，竟有白白的小花间杂在烦乱的枝桠间。问奶奶，说是梅花。哦，梅花！驻足不到一分钟，我又继续朝前走了。

不晓得得花多少趟，松枝松干才全部运到大路边的手推车旁。我们灰头土脸，瘫坐在地。路上来来往往皆是肩挑背扛的人，没人注意我们这一家子。

是刻意还是偶然？我完全回想不起来，我妈是怎样把松枝松干用手推车运回来了。

只记得，松干松枝与往年一样，最终都齐整地堆在大院子里。

粗直的松干要晾干存起来做椽子。先搬出我爸做木活用的两架木马支地上，再把松干横上去，然后握一把镰刀，刀口朝向自己，倒退着一下一下割。我喜欢松皮剥离时刺刺啦啦的轻快声音，喜欢随即浸出的琥珀色松脂和散发出的幽稠气息——就在几秒钟前，那气息闪电般回访了我的鼻孔——也喜欢松树褪尽皮肉后，露出的淡黄色洁净主干。太阳底下看，一切都是新鲜的。但我最喜欢的，还数墙边的松枝。它们被捆扎得整整齐齐，堆成一堵矮墙，松针松球都还碧绿着，仍在呼吸仍在生长。夜色降临，我盛了一碗清水——清水里没忘记搁进一条短短的稻草绳，认真地放在松枝堆的最上面。扶住碗边，左右摆一摆，确保碗稳稳妥妥当不会被夜鸟惊歪。夜色深沉，听屋后的竹林嘎吱嘎吱，因了一份期盼，心里是暖的。

第二天，太阳初升，绿得滴油的松枝堆恰如期待中那样铺满寒霜。一个溜圆的白瓷碗口在其间熠熠闪光，那是我第一次见识到，云南也有冰。



和平·和平（国画）杨正新

冬日的一个黄昏，我靠在那棵樟树上抽烟。

脸盆大的樟树撑开枝叶，把阳光刺破，在我身上打上一些奇形怪状的图案。风还是和我来的时候一样，带着些冷，从我的头顶上经过，我听到樟树叶子在风中摩擦的细微的声音。夕阳柔软，时间在纸烟的燃烧里变得更加具体。

脚下是一片不大的菜地，青菜像孩子一样张开手臂，胖嘟嘟的白菜向着地面倾斜，身子的上端无一例外地绑着一捆稻草。白菜过去是萝卜，菠菜，冬白菜，参差的绿覆盖了厚实的泥土，土地的慈悲以及村落的气息都浓缩在这些青青的叶子上。

越过菜地，看到一栋两层的楼房，这就是人们口中的“洋屋”，实际上是基督教会于1913年修的一所小学。典型的欧式建筑，红墙，圆顶，百叶窗，当时，在这里开设过小学、中学班级。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屋子就是空的，大门敞开，台阶上长了些稀稀拉拉的杂草，窗子上悬着空空的蛛网，蜘蛛早已逃得不知去向，到处灰尘扑扑的，穿堂风带着霉变的气味，毫无顾忌地来回回。进屋有一架木楼梯，扶手呈暗灰色，由于年久失修，已远不如当年牢固，踩在上面吱吱呀呀地响。站在楼上往外望，城市隔得很远，在河的北岸，山也隔得很远，在菜地的南边，这样一座孤零零的屋子立在

深秋和煦的阳光试探着透过薄薄的樟子纸，照在下粗上细的褐色陶罐上。罐中斜插着的白色山茶花，柔弱而坚决地向着阳光，在矮桌上轻盈地投下一个蝴蝶似的影子。光束中依稀可见细小的尘埃微粒，透过这些微小尘埃，我们仿佛看到京都温柔又倔强的剪影。

“流萤断续光，一明一灭一尺间，寂寞何以堪。”这是立花北枝最为著名的一首俳句。转瞬即逝的光芒传达出的是一种幽深的禅意，也是独属日本的“空寂之美”。尽管现在的日本被动漫、JK制服和摇滚充斥，日本人对美的追求却从未停止，而这种清幽与深沉的意境依然值得我们探索和体味。因此，赴日的第一站，我们选择了京都，领略这座古老的城市具有怎样跌宕的命运和独特的魅力，又是在如何在现代节奏中将传统色彩重绽光芒。

一

坐在新干线上，窗外的景色飞闪而过，田野在秋阳下熠熠生辉，隔着窗户似乎都能闻到泥土的清香。金黄色的尽头是连绵起伏的山脉，我们正逆着芥川龙之介《山药粥》中利仁与五品疾驰的路径向京都靠近。小说中五品只为了“饱饮山药粥”这个微小的愿望，竟在寒冬时节骑马近一百公里。

到达京都车站，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湛蓝天空下的京都塔。向北步行六七分钟，便到达了东本愿寺，寺中最负盛名的莫过于涉成园。这个因陶渊明一句“园日涉以成趣”而得名的园子由德川幕府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所赠、园林艺术家石川丈山设计建成，占地约四万六千平方米，足见德川幕府时期的辉煌。城市中心这样一片广阔幽静的园林，是体会“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的好去处。涉成园四季皆景，而现在，深秋的红叶正与尚存的橙黄橘绿拼凑出错落有致的美景，枝头上洒满了柔滑的阳光。日本古典文学的高峰《源氏物语》前两卷的主人公光源氏的原型源融，便是修建涉成园之人。

红叶毫不犹豫地砸进木制小桥下的池水中，水面轻轻荡起了波纹。走过小桥登上木廊，近处红绿相杂，远处碧空白塔。我们仿佛看到相貌俊美、性格柔弱的光源氏与众多姬妾畅游园中，又仿佛听到深宫中那些美丽女人哀怨的啜泣。身为皇子的光源氏也好，为爱痴狂的姬妾们也好，他们的命运从来都不能掌握在自己手中。事实上，这种悲哀并非古人独有。在芥川龙之介笔下，失去信念的家将、坚守理想却被人轻蔑利用的良秀、努力向送行亲人抛去橘子的农村女孩、为了自己异于常人的大鼻子而费尽心力的内供……人世难住，枫树仿佛为人们的悲惨命运哭红了眼、哭碎了心，才有了这连绵不断的耀眼红海，和不时盘旋跌落的血色残蝶。

二

红色的鸟居绵延至稻荷山山顶，这里是京都的伏见稻荷大社。神社中供奉

笔会

京都：一明一灭一尺间

段洵美

三

白川位于祇园花见小路的一端，路两旁保留了许多江户时代末期的茶屋，颇具古镇韵味。这条平凡的小路直至华灯初上才真正生动起来，把京都的深邃诠释得淋漓尽致。雨后青黑的石板路叫人不由想起愁怨那句“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只不过我们这些过客来得恰是时候。路边小店屋内的暖黄灯光隐约透过竹帘照在枫树上，秋意就在红叶尖上挂着的雨滴间蔓延开来。推开一家店门，店内布置如同禅室，没有一丝华丽之处。抖落身上的寒意正坐席间，稍等十几分钟，怀石料理的第一道菜便端了上来。

“怀石料理”中的“怀石”一词原意为禅僧怀抱温石抵挡饥饿感，后来用此泛指追求食物原味精髓的清淡饭菜，以及质朴素简的茶道精神。忽略外在而强调内在的价值，这种理念与此前提到的侘寂精神完全吻合，这也是怀石料理在当代被称为“净心料理”的原因。怀石料理从提供听禅茶点开始，把贴近自然的同时享受人间美食这一点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食物的取材时间、保存方法、取材部位和制作手法都颇费心思。除此之外，各种装盛工具都是精致的陶制工艺品，朴素简约，弧线粗笨却温和，端在手上颇有厚重踏实之感。

开胃小菜装在三个花色不同的精致小碗中。左边一个正红色碗口上漆着绿色花纹，一块与碗底大小相合的扁方形艾草豆腐上点缀着几块新鲜的海胆黄。夹起海胆黄略蘸高汤后入口，顿觉鲜美至极。用艾草、芝麻和葛根做成的豆腐，配上芥菜、山葵，既美观又健康。中间小碗的明黄色碗口上可以看到浅绿花纹，碗中鲜脆爽口的瓜条上，盖着透亮的蛋黄。最右边的碗口呈深蓝色，上面的黄色花纹仿佛是巨龙游于夜空。碗中是用海带高汤炖煮的鱼干，海带与鱼干的味道完美融合，闻起来鲜香十足。

黑色船型长盘中坐着厚厚一层冰，冰上红白相间的三文鱼、深红色的金枪鱼、略微透亮的白色鲷鱼和樱粉的甜虾组成了一道细腻可口的刺身拼盘。紧接

生百态的景观在耀眼红叶的映衬下格外生动。通过减少外在的修饰和雕琢，最大限度地不惊扰这个世界，从而追求内心的无限饱满。这种外在“简”与内在“禅”的结合，是日本古典美学“侘寂”的内涵，也是日本文化一直在追寻和守护的“道”。

四

从店里出来，俯看静夜中蜿蜒昏暗的老石板路正沿着一大片密密层层の木檐折向楼台深处。两个舞妓撑着纸伞匆匆向远处走去，她们优美的身影、端庄的发型和华美服上精细的图案在暗夜

里逐渐消失，可在脑海中却越发清晰。一个白天平淡无奇的寻常街巷，在黑夜中竟发出这样淡雅、古老而神秘的光辉。这里如此寂静，让人觉得它似乎只能这样寂静，因为任何一抹现代性的躁动都会打破这份美。

四

夜有些深了。不知是席间的几盏清酒还是舞妓甜美的笑容，竟让人有了些许辞意。微风拂面，带来一丝凉意，但又不至打哆嗦，只是被风所惊，再带着这股清爽的辞意细细体味京都更深层的韵味。

只短短一小段路就到了河边，清澈的河水在微风里泛起细小的波纹。岸边的店灯火通明，一个个光点连成线一直伸到天上，大大咧咧地把光洒进河里。黝黑的河水被染得五颜六色，像一幅别有深意的印象派作品。有人说鸭川边的黄砂土路是最起乡愁之处。不管来自何方，这种粗糙质朴的感觉都让人不禁想起家乡，又想起母亲操劳一生的手。换句话说，这条流淌了千年的河总让人不由自主想起过去。走在这条土路上，不由想象一个个旧时的精魂在这个清凉的秋夜徒步而来，夏目漱石、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还有紫式部、松尾芭蕉——再古的人也一定在这条路上走过。

河水从过去流到现在，我不禁想到现在眼前这个充满魅力的古城，也曾有过残破不堪的过去。芥川龙之介的处女作不正是以那样的过去为背景吗？《罗生门》里，那位走投无路的家将走过空流的河川、走过空无一人的街巷，倚靠在被乌鸦笼罩的城门下时，内心的真实想法究竟是什么？当自己的生命面临威胁时，他选择了良知。而在听完老婆婆“以恶报恶”的说辞后，却立刻丢掉了自己的理智和善良，他的邪念、私欲、暴力喷薄而出，于是一把剥掉了老婆婆身上残破的衣服扬长而去。那情那景，似乎从书中走出来，随着河水漂到了我面前。

四周渐渐静了下来，河中的野鸭似乎是睡着了，一动不动，只是偶尔随着河水轻轻上下浮动。月光抚摸着这片古老的狭长土地，战火纷飞过后这个国家开始了迅猛的发展，仿佛一切灾难都只是场噩梦。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开头一句“日本人生性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有礼，既顽固又能适应，既驯顺又恼怒于被人推来推去，既忠诚又背叛，既勇敢又怯懦，既保守又好新”，使许多人为之震撼。这样矛盾的民族性格背后的深层原因我们不得而知，只能借作家之笔略加揣度。在评论集《侬儒的话》中芥川龙之介将自己比作“只要能享受太平盛世就知足的侬儒”，尖锐指出“武器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军人的手段。正义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煽动家的巧舌如簧”。

风越发凉了，我站起身拍拍土，沿着河岸向宾馆走去。明天又有新的目的地，可今日的京都将会深深烙印于心中。当太阳再次升起时，也许枫叶又红一些，北海道的雪会再深上几寸。

明月高悬，河水静谧。倒叫人不由想起松尾芭蕉的一首俳句：“迷蒙马背眠，月随残梦天边远，淡淡起茶烟。”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